土尔扈特为什么西迁

罗丽达

关于土尔扈特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的过程，中外史书不乏记载，然而对其部迁离故土的情况，由于年代久远之故，史家著录可谓凤毛麟角，且多有相异及失实之处。据托忒文史书，土尔扈特是在十七世纪初(1627—28年)，由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从原牧地额尔齐斯河流域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的，他们究竟为什么脱离厄鲁特四部联盟而出走，主要说法大致有以下两种，现简单加以归纳和分析。

一、由于厄鲁特四部之间的纷争

乾隆敕撰《土尔扈特部纪略》中记载："其时，四卫拉特各自为汗，无所统属，又不相和睦，和鄂尔勒克因率其子书库尔青至俄罗斯之额济勒地"。《西域图志》卷三十七、封爵一、土尔扈特属："准噶尔土尔扈特部，为旧四卫拉特之一，其汗和鄂尔勒克，当巴图尔浑台吉时，与三卫拉特不和，率其子书库尔岱青西北去，居俄罗斯之额济勒地。"这段记载可看作《土尔扈特部纪略》的注脚，它确凿地说明，土尔扈特出走，是因为"与三卫拉特不和"，亦即"四卫拉特…又不相和睦"的具体化。这两段文字都是在土部归顺后不久，经过对土部历史的口头、文字材料的"再三精核"而作出的总结记录，它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土尔扈特出走的原因。

内部纷争说在国外一些史家著作中得到证实。海西希在《蒙古的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土尔扈特离开原牧地出走，是由于"不满于准噶尔地方王公之间的纷争"。① 苏格兰旅行家贝尔在1715（康熙五十四）年访问了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部，实地调察的情况证明："他们从其他卡尔梅克人那里分离出来，是由于内部纷争"。② 贝尔出访的时间距离土尔扈特出走不过八十几年，因此它较之后来的记录和传闻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如果说以上的记述过于简略，使我们对当时厄鲁特内部纷争的情况仍然若明若暗，那么俄文档案的发现和利用为此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据记：1625年初，准噶尔部的青台吉去世，他的兄弟楚琥尔和八吉什因为争夺青台吉的遗产发生冲突，双方各自联络他部首领以为奥援，使这次冲突很快发展为一场波及全厄鲁特的大内讧。以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贝八吉什及和鄂尔勒克为一方，楚琥尔、汗德利、墨尔根台曼奈为另一方的两派进行了长时间的厮杀内讧前，和鄂尔勒克与楚琥尔曾结为亲缘，和之子岱青是楚琥尔的女婿，一直跟随楚琥尔一道游牧。内讧初期、和鄂尔勒克作为达赖台什的同盟者参与了讨伐楚琥尔的战争。1628年9月21日从卡尔梅克回到托博尔斯克的俄国使者布尔那希。木罗母佐夫等人的报告中写道："我等来到楚琥尔和他的女婿，——和鄂尔勒克之子岱青处逗留。楚琥尔与其婿岱青聚牧，是因为达赖和鄂尔勒克等其他台吉想杀楚琥尔。岱青害怕被杀、率所属由楚琥尔台吉处逃归其父。达赖台什等率众往攻楚琥尔。"楚琥尔逃往伊什母河，打算在托博尔河过冬。" ③ 很明显，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儿子痛感到这场内战给自己的家族和部落带来骨肉相残的深重灾难、他们

厌倦内战，希望安定和睦。就在岱青脱离楚琥尔，回到土尔扈特部的当年，和鄂尔勒克与其子岱青“把他们要分离出去的打算通知了杜尔本·卫拉特的诺彦们”，④随即率部向西南迁移，脱离了厄鲁特聚牧的地区。从俄文档案还可以看到，和鄂尔勒克与达赖集团断交，直到西迁后，双方派往俄国的使者在呈递的文书中还相互诋毁，“双方都唆使对方去反对俄国当局而把袭击俄国居民点和俄国从属边区的责任推给对方”。⑤不难想象，土尔扈特出走之前，与他们以往的同盟者达赖台什曾发生龃龉。事实证明，1625年内讧是土尔扈特西迁的直接和根本原因；而西迁是土尔扈特首领出于对这场自相残杀的内讧事件的强烈不满所采取的抗议行动。

二、由于准噶尔及其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压迫排挤而西迁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三十四，额鲁特蒙古新旧土尔扈特部总叙："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宗地，各统所部，不相属。准噶尔部酋巴图尔浑台吉者，游牧阿尔泰，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挈族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勒河"。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记载："促崇祯年间，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与绰罗斯部长巴图尔浑台吉交恶……和鄂尔勒克遂弃雅尔牧地，挈其族众西走"。

此外，一些国外学者也持此观点。如巴拉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土尔扈特移牧的动机是与准噶尔的争吵。"⑥青木富太郎《蒙古的民族和历史》274页："当时，准噶尔部长巴图尔浑台吉压迫卫拉特诸部，引起土尔扈特和和硕特两部的分离"。苏联学者戈尔曼和斯列萨尔丘的克也认为："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人由于对自称是全卫拉拉特汗的巴图尔浑台吉的兴起感到不满，自准噶尔出走"。⑦总之，即认为土尔扈特的出走是准噶尔部的压迫及巴图尔浑台吉排挤的结果。

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首先，土尔扈特出走是在1628年前后，而巴图尔继其父哈拉乎拉上台，称浑台吉是1634年的事。在此之前，巴图尔是否有过独立活动，至今尚属悬案，但可以看到在1625年内讧到1628年土部出走这段时间的档案中，最活跃的角色除楚琥尔和贝八吉什之外，就是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巴图尔几乎默默无闻。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巴图尔参加了这次内讧，更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巴图尔与土尔扈特之间有过任何冲突。⑧而这段时间的俄文档案应当说是反映土尔扈特出走原因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准噶尔部势力的发展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1619—1623年厄鲁特各部与喀尔喀和托辉特部（俄档称作阿尔金汗）战争，准噶尔首领哈拉忽刺初露头角，动员组织厄鲁特各部反抗东蒙古的压迫，显示出较他部略强的实力。战争中准部元气大伤，实力消耗很大，1623年战后，准部首领一直致力于生聚恢复，巩固内部的活动，时刻警惕东蒙古的再犯。直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巴图尔诨台吉上台后，准噶尔的力量才开时稳步发展。至于1625年内讧的爆发，说到底是各部落为争夺牧畜财产而发生的冲突，是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各部之间的一场混战。因此，用“恃其强，侮诸卫拉特”来描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准噶尔与他部的关系，笔者认为是不够确切的。

诚然，准噶尔的日趋强盛，逐渐打破了四部之间力量对比的平衡，对四部联盟的瓦解有一定影响，土尔扈特出走前与准噶尔部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利害冲突。然而这一时期各部间发生冲突都是1625年内讧扩大化的结果。从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土尔扈特的劲敌是以达赖台什为首的内讧集团，而与准噶尔本部的关系倒缓和得多。西迁之后，土部与准噶尔一直

保持联系，经常互派使者，互通消息。就连主张与准噶尔交恶说的何秋涛也不否认：土部虽然西迁，然与准噶尔的“戚党之谊，仍未遽绝”。巴图尔浑台吉上台以后，因为和鄂尔勒克攻打俄国城市，俄国曾派人引诱巴图尔一起攻打土尔扈特，巴图尔严词拒绝。史料甚至证实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巴图尔浑台吉的友好态度和适宜的政策，土部还一度打算从伏尔加河迁回准噶尔地区。即使是一向鼓吹“准噶尔汗国”论的斯拉特金也说：“准噶尔部与其他部落之间斗争的紧张程度是逐渐增长起来的，特别是最初，哈拉忽喇独揽大权的计划并不是主要的，尤其不是唯一的促使土尔扈特和和鄂尔勒克…迁居俄国境内的原因，尽管这个原因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逐渐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⑨

造成记载失实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可能：

其一，由于文化落后，当时的西蒙古包括土尔扈特还缺少精确详实的历史记录，许多史实依靠口授，世代相传，即使有一些文字记载也极其简略。内达金《西部蒙古族与满州族》一书提到：所谓受准噶排挤被迫西迁的说法所依据的是加尔梅克编年史，但编年史的记载并不明确。“看不出准噶尔卫拉特各部联盟中有专制政治或政治压迫的倾向”。就是这些极其简略的记述，已为后人添枝加叶，据此而生发，就难免造成历史事实的乖离和失误。

其二，土尔扈特部由伏尔加河迁回，归顺清朝是在清政府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之后。土尔扈特跋涉千里，备极困顿，为了争取清朝的信赖和眷顾，其首领在报告所部西迁和重返的经过时，尽可能迎合清朝的意愿，或有意歪曲了事实真相，以求取信于清统治者，这也是很自然的。当初西迁是受准噶尔巴图尔浑台吉压迫、中间因策妄阿喇布坦等为乱，与清朝关系中断多年，至此，准噶尔平定，土尔扈特不畏万里，归诚向化。如此说来，不但顺理成章，而且为清统治者乐于接受。乾隆在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时，经过对土部历史“再三精核”，去芜存真慎重取舍，但仍保留了“当巴图尔浑台吉时”这句颇为含混的话，可以推断，土部首领在出走原因问题上是有所掩饰的。至于“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所记：“后因其汗阿玉奇与策旺不睦，窜归俄罗斯，做了文章”更可谓“失之百年”之大谬，于此亦可看见清统治者“扬土”“抑准”的好恶用心。

土尔扈特西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内部因素外，仍有国际背景。本文只想说明一个基本史实，即：1625年内讧是造成土尔扈特西迁的根本原因，所谓受准噶尔巴图尔浑台吉压迫而出走的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应当予以澄清。

---

① 海希西著，田中克彦译：《蒙古的历史和文化》1967年岩波书店版，79页。

②⑤ 霍沃斯：《蒙古史》561页。

③ 俄蒙关系史料集(1607—1636)72号件，转引自若松宽：《哈拉乎拉的一生》，载《东洋史研究》22卷4号。

④ 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转引自：兹拉特金著，亩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1980商务版，153页。

⑤ 《准噶尔汗国史》154页。

⑥ 霍沃斯《蒙古史》561页。

⑦ 戈尔曼，斯例萨尔丘克《17世纪30至50年代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概述)》，此处所引摘自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第十二辑。

⑧ 对此，若松宽持不同观点。在《哈拉乎拉的一生》一文中，认为1625年期间出现在俄国档案中的达赖台什即准噶尔的汗巴图尔在后来发表《俄国档案所载有关顾实汗的事迹》一文中又提出1630年在西伯利亚卡拉库姆一带出现，并准备攻打楚琥尔的达赖台什是杜尔伯特部首领。其实，二者实为一人，也就是杜尔伯特部达赖台什。

⑨ 《准噶尔汗国史》163页。